

艾莉丝^的树

文：〔美〕伊夫·邦廷 图：〔美〕罗纳德·希姆勒 翻译：刘清彦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河北教育出版社

艾莉丝 的 树

文：〔美〕伊夫·邦廷 图：〔美〕罗纳德·希姆勒 翻译：刘清彦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艾莉丝的树 / (美) 邦廷著 ; 刘清彦译.

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11.3

(启发精选国际大师名作绘本)

ISBN 978-7-5434-7910-4

I. ①艾… II. ①邦… ②刘… III. ①图画故事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18991号

冀图登字: 03-2010-014

Someday A Tree

Text copyright © 1993 by Eve Bunting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1993 by Ronald Himler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Hebei Educatio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简体字版 © 2011 由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

艾莉丝的树

编辑顾问: 余治莹

译文顾问: 王 林

责任编辑: 袁淑萍 马海霞

策划: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: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
河北教育出版社 www.hbep.com
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)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发行: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www.7jia8.com 010-51690768

开本: 889×1194mm 1/16

印张: 2

版次: 2011年4月第1版

印次: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34-7910-4

定价: 29.80元

献给安德莉亚·卡林，她曾经给了我一棵树。

——伊夫·邦廷



献给我哥哥，也是我的好友托马斯·希姆勒医师。

——罗纳德·希姆勒





只要天气好，每天下午我都会和妈妈带着牧羊犬奇哥，走过那片大草地，坐在我们的老橡树下。爸爸说，那棵树可能从哥伦布到美洲时，就已经在这里了。我和妈妈带着柠檬汁，或一口袋酸酸的小苹果，我会收集橡树果实，还会记得带本书和给奇哥吃的饼干。

“很久以前，在很远的地方……”妈妈开始讲故事。

奇哥也把头枕在爪子上仔细听。

有时候，我会和妈妈一起讲故事。

“妈妈，告诉我，在我出生前，有一天你和爸爸到这棵树下野餐，然后你们发现这儿的房子和地要卖，然后……”我停下来喘了口气。

“然后我们就不想住在城市里，把这儿的房子和地都买下来了。”妈妈接着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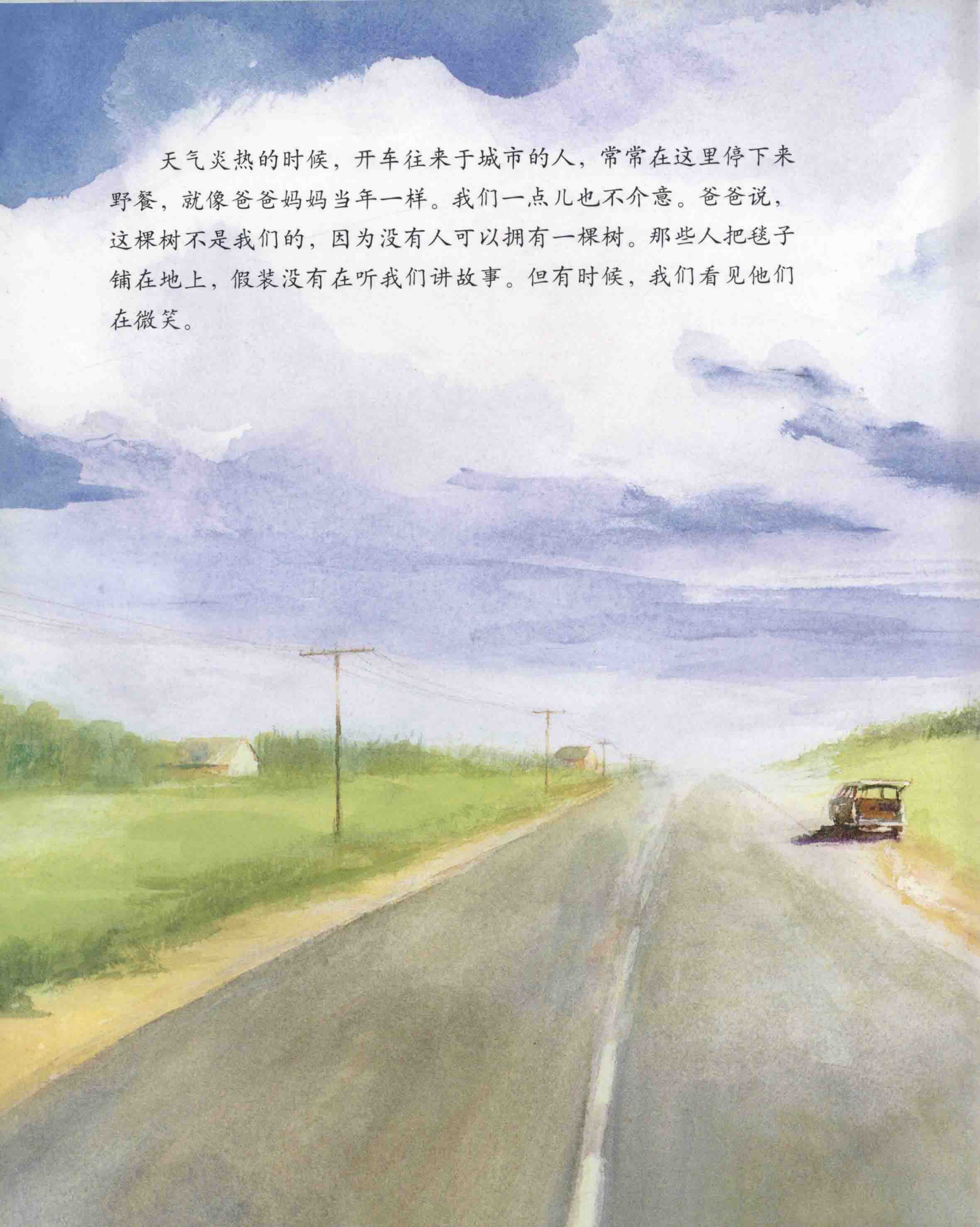
“说说我在这棵树下受洗的事，”我说，“有只小鸟在牧师头上做了什么好事。还有，麦太太戴了一顶插满真花的帽子，结果引来好几只蜜蜂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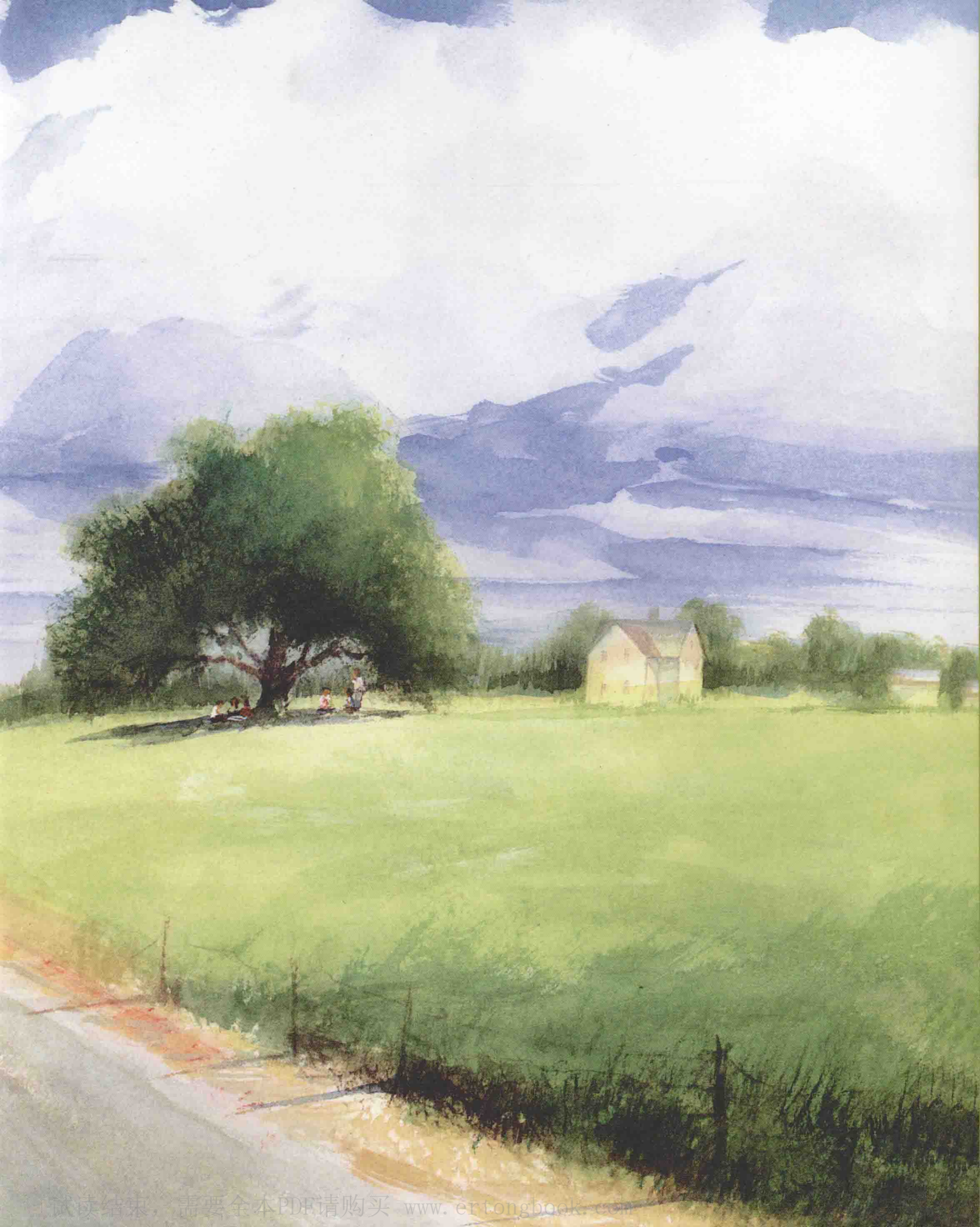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在草地上打滚、嬉笑，奇哥也跟着打滚、嬉笑。





天气炎热的时候，开车往来于城市的人，常常在这里停下来野餐，就像爸爸妈妈当年一样。我们一点儿也不介意。爸爸说，这棵树不是我们的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拥有一棵树。那些人把毯子铺在地上，假装没有人在听我们讲故事。但有时候，我们看见他们在微笑。







今天，我正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。我躺在树下往上看，目光穿过树叶间的缝隙，妈妈和奇哥在我身旁睡觉。云像烟雾一样变换形状，它们缓缓飘过时，树叶就会轻声和它们说话。我也听见树叶轻声呼唤我的名字：

“艾莉丝……艾莉丝……”



有只蜘蛛在我上方轻轻摇晃。还有只猫头鹰躲在树上，黄昏时，我们偶尔会听见它的叫声，看见它模糊的影子。

我翻过身，把脸埋进草丛。咦，草的味道怎么怪怪的呢？我仔细闻着。



“妈妈？”我坐起来，“妈妈？”

妈妈睁开眼睛。

“草的味道怎么怪怪的呢？”我问，“颜色也很奇怪，黄黄的。”

妈妈打了个哈欠：“我想，大概是天气太热吧。”

我们带爸爸来看。“今天晚上应该会下雨，”他说，“那可能就是这些青草最需要的。”



可是雨水没有改善那种情况。

草地枯黄的面积每天都在扩大，树周围的青草渐渐枯萎了。

我们凝视着树叶，它们变得又枯又干，还轻轻掉落在我们仰起的脸上。现在是春天，老橡树却开始掉叶子了。

妈妈的手按在树干上，好像在检查它有没有发烧。

爸爸用脚踢着又干又硬的草地。

“好像有人在这里倒了什么东西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得找树医生来看看。”

树医生来了，她揉碎一片掉落的叶子，还在树干附近挖了点儿泥土样本。

我小声问：“这棵树病得很严重吗？”

她摸摸我的脸颊：“我必须做些检测才能确定。亲爱的，多往好处想吧。”



